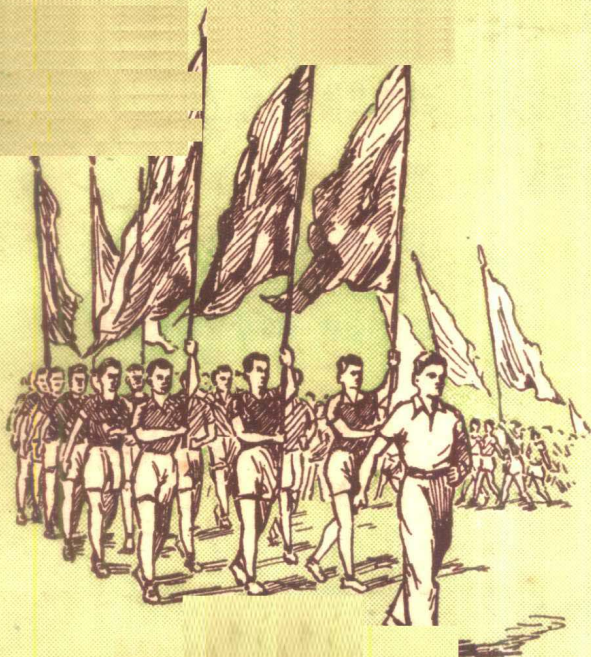




蘇聯體育是共產主義 教育的重要手段

普·阿·魯吉克 著

人民體育出版社

蘇聯體育是共產主義 教育的重要手段

蘇聯 普·阿·魯吉克 著
閻 海 譯

人民體育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印數12,001—17,000冊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2,300元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九號)

目 錄

一 勞動者共產主義教育體系中的體育·····	1
共產主義教育的基本任務和體育·····	1
蘇聯體育的先進性質·····	10
蘇聯‘勞衛’制·····	21
體育教育和教學·····	23
二 體育教育的任務·····	26
增進健康和鍛鍊有機體·····	26
身體發展·····	28
體育教養(體育教學)·····	30
培養道德和意志品質·····	33
三 體育手段·····	36
體操·····	36
遊戲·····	37
競技運動·····	39
旅行·····	41
四 蘇聯運動員的道德品質·····	44
蘇維埃的愛國主義·····	45
對勞動和公共財產的社會主義態度·····	48
集體主義·····	52
自覺的紀律·····	55
運動員的意志品質·····	57
五 體育指導員和教練員在青年體育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61

一 勞動者共產主義教育 體系中的體育

盡力發展蘇聯的體育運動，是蘇聯政府和共產黨不斷關懷的一個問題。在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為羣衆性體育的蓬勃展開、運動技術的提高和發展創造了一切條件。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48年12月27日關於發展羣衆性體育運動與提高蘇聯運動員技術水平的決議中強調指出，在我國應該把體育看成是‘對勞動者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改進他們健康和訓練青年進行勞動與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重要手段之一’。

共產主義教育的基本任務和體育

在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體育成了共產主義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馬克思早已指出，體育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馬克思認為體育教育和智育以及勞動教育之間有着不可分離的、有機的聯系。

他寫道：‘我們把教育理解為三個東西：

第一、智育。

第二、體育教育，在體育學校中和軍事訓練中所教的東西。

第三、技術教育，它使人熟悉一切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同時使兒童或少年養成使用一切最簡單的生產工具的技能’。

馬克思認為生產勞動，教學和經常從事體操三者相結合，

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手段（按：在十九世紀，‘體操’含有現在的‘體育’二字的概念，因此此處係指體育而言——譯者註）。在未來的社會中，他寫道：‘……對於超過一定年齡的一切兒童來說，生產勞動將要和教學、體操相結合，這不僅是增加社會生產的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產生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手段’。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天才創始人——弗·依·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他們二人不僅把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教育的學說提高到了新的更高階段，而且還使這一學說在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中付諸實現了。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久之後，列寧就指出了青年體育教育——革命的無產階級戰鬥訓練的組成部分——的重大意義。他強調指出，在我們勞動的國家需要千百萬身體健壯、意志堅強、勇敢無畏、朝氣勃勃、堅忍不拔的人，未來是屬於他們的，建設人類社會新基礎的權利將由他們的手來取得。

列寧對經常從事體育非常重視，把它當作增強人體和提高人的工作效能的重要手段。列寧不僅把體育理解為從事體操、游泳、滑冰、步行郊遊、騎自行車郊遊以及狩獵等運動，而且還理解為對日光、空氣、水——鍛鍊和增強有機體的自然手段——的全面利用。據恩·克·克魯普斯卡婭說，列寧非常愛好運動，他的閑暇時間是不多的，但在不多的時間內，他也要進行划船、擊木、騎自行車、狩獵、象棋和長距離步行郊遊等運動。

列寧在指出體育活動對青年的重大意義時，總是認為體育要和一般教育、精神上的興趣的多方面發展以及如何進行文化休息等相結合。他說：‘共產主義不應當是禁慾主義，而應當是富有人生樂趣的。青年特別需要活潑愉快和有朝氣。健身的運動項目（體操、游泳、遠足以及各種體育活動）、多種多樣的精神上的興趣、學習鑽研都要儘可能地共同進行’。

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也高度評價體育在培養勇敢、堅強、剛毅的共產主義建設者和社會主義祖國保衛者事業中所起的作用。體育是蘇聯人民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我們在最高總司令於1947年11月23日所發出的第十條命令中讀到：‘……現代的戰爭要求軍隊具有高度的戰鬥品質和精神品質、很好地受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巧妙地掌握戰鬥技術、可靠地協同動作、以及在體力方面具有巨大的堅韌性……士兵和海員們要努力地、緊張地改進自己的射擊、戰術、隊形、專門的和政治的訓練，鍛鍊身體，以便成為能够克服戰鬥行軍環境中任何困難的有本領的戰士’。

體育在我國順利發展着的社會主義文化中正當地佔有其顯著的地位。

1947年7月22日，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運動員時說道，‘全體蘇聯人民都看到，我國愛好勞動、富有戰鬥性和朝氣勃勃的青年正在成長和壯大着，他們是蘇維埃國家的不可摧毀的力量，是新世界文化和人類進步的可靠支柱……’

我們的運動員、我們的青年和青年們的成就是我們國家欣欣向榮、年青健壯、對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的

最好標誌之一。

……我們還應該希望，我們蘇聯的運動員要儘量地多，我們普通的運動員也要多起來，因為歸根到底，解決問題的還是普通的運動員和運動的羣衆性。關於這一點，是政府、黨和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的’。

蘇聯一切體育工作的方針都是要使蘇聯運動員身體很好地全面發展，受到鍛鍊，能刻苦耐勞，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水平。加里寧說：‘我們要使每個人在各方面都發展，既會跑，又會游泳，既走得快，又走得好，使整個身體都很健康——總之，要使他成爲一個正常發展的、身體健全的、對於勞動和國防事業都充分有準備的人’（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時代出版社，第18頁）。

蘇聯體育是對勞動者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和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有機地聯系着的，因而它有一個直接的任務，即培養身強力壯、勇敢機靈並能刻苦耐勞的新社會建設者。運動能幫助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培養受過鍛鍊的勇敢的祖國保衛者。在蘇聯，從事體育活動與運動是和青年的政治教育有機地結合着的。加里寧說：‘因爲我們所培養所訓練的，並非專門的運動家，而是蘇維埃建設的公民，這些公民不僅要有強壯的手和很好的消化器官，而且首先應該具有廣大的政治眼光和組織才幹。因此，共青團一面吸收千百萬新的勞動青年去從事體育活動，把我國體育活動提高到更高水準，同時還應該保證我國運動員們都具備有明確的政治面目和社會面目’（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時代出版社，第18頁）。

從蘇維埃國家成立的第一天起，體育問題就有了重大的國家意義，共產黨和我國政府把體育看作對正在成長的一代人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

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早在其1925年7月13日的決議中就指出，體育在對勞動者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事業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在這個決議中，給蘇聯體育本質確定了如下廣泛的概念：

‘我們不僅要從體育教育和增進健康的觀點出發來看體育、把它看成是青年的文化和經濟訓練以及軍事訓練的一方面（如射擊運動等），而且還要把它看成是教育羣衆的方法之一（因為體育能發展人的意志，培養人的集體主義習慣、堅強精神、沉着態度和其它寶貴的品質等），同時也要把它看成是團結廣大工農羣衆於黨的組織、蘇維埃組織或工會組織周圍的一種手段，通過它把工農羣衆吸引到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來。

……體育不應該只限於運動、體操和活動性遊戲（註）等，而且還應該包括勞動和生活中的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包括對宇宙間自然力的利用以及正確的勞動和休息的制度等……’。

活動性遊戲是一種有意識的主動性活動。現在活動中力求達到遊戲者所共同規定的目的。達到這種目的，就需要進行積極活動（如跑、跳、投、擲等活動），以克服遇到的困難和障礙，同時還要遵守共同規定的規則。所以，這種遊戲稱為活動性遊戲，以示與桌上遊戲之不同——譯者註。

在同一決議中，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還指出了運動比賽的重大意義，把它看成是吸引羣衆參加體育活動、表現運動員個人的運動成績、特別是集體運動成績的手段之一。

黨中央委員會指出，在蘇維埃國家的條件下，體育必然成爲羣衆一般政治文化教育和教養以及增進他們健康的措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應該把它包括在各該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活動的總計劃中。

爲了更廣泛地發展體育運動，聯共（布）中央在1929年10月16日通過一項關於體育問題的新決議。在這個決議中強調指出，必須加強國家對這個問題的領導，提高體育工作的組織性和計劃性，吸引廣大工人羣衆參加體育運動，加強農村的體育工作，吸引廣大的工人社會團體參加所有的體育工作。

根據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1930年4月3日通過一項專門的決議。決議中指出：「在蘇維埃政權培養新人——社會主義的積極建設者和戰士——所採取的種種措施中對勞動人民進行體育教育的工作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既然認爲體育方面的工作是頭等重要的一件國家大事，於是就決定成立全蘇體育運動事務委員會作爲集中領導這一重要事業的國家機關。

體育和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積極戰士的培養工作有着有機的聯系，這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1932年4月22日所通過的「關於少年先鋒隊組織的工作」的決議中也強調指出了。

這個決議寫道：「爲我們健康的接替人而進行的鬥爭必須貫徹列寧在這方面的指示：「正是在這些青年面前擺着最終完成共產主義事業的任務，正是在他們面前擺着爲共產主義事業而戰鬥的任務，因此他們必須具有堅強的、健康的身體，具備鋼鐵般的意志和體魄來迎接這些任務」」。

聯共(布)中央在1948年12月27日所通過的一項決議，給蘇聯廣大運動員提出了一個工作的戰鬥綱領，對進一步提高蘇聯體育運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聯共(布)中央責成蘇聯部長會議體育運動事務委員會、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共青團中央和蘇聯職工總會保證廣泛在城鄉居民中間開展體育和運動、提高運動技術水平，並在這個基礎上，使蘇聯運動員取得最重要的運動項目方面的世界冠軍。

這個決議指出，必須在體育團體和志願體育協會中廣泛發展運動，首先是要發展體操、田徑、游泳、滑雪、滑冰和自行車等運動。聯共(布)黨中央指出，各級體育組織必須經常在企業、農業機器站、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中舉行運動競賽會和各志願體育協會的綜合性運動會。

聯共(布)中央的決議提出了經常舉行農村的、區的和區際的馬術、摩托車、自行車、滑雪、滑冰、擊木、游泳、田徑、重競技、象棋、排球和射擊等運動競賽會與綜合性運動會的任務，同時爲了全力提倡民族形式體育，聯共(布)中央責成蘇聯部長會議體育運動事務委員會儘量幫助農村開展羣衆性體育與運動工作，向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農業機器站派遣運動員、指導員和教練員去進行示範表演，幫助它們舉行競賽會，把各志願體育協會的優秀工作經驗傳達給農村體育團

品
出

決議指出，必須全力發展城鄉中的體育運動工作、吸引廣大青年羣衆參加體育和運動並應試蘇聯‘準備勞動與衛國’綜合性體育制度的測驗標準(以下簡稱‘勞衛’制——譯者)。

聯共（布）的這個決議要求改進青年學生的體育工作，在青年體育學校體育小組和運動部中廣泛開展課外體育工作。

要順利地完成聯共（布）中央所提出的各項任務，就必須根本改進各體育團體和志願體育協會的工作，更廣泛地開展一切運動項目，提高指導員和教練員的熟練程度，組織羣衆性的業餘體育幹部訓練，提高蘇聯運動員的思想水平和運動技巧。

聯共（布）中央強調指出，必須改進體育教師、教練員、指導員和運動員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對體育教育、羣衆性體育工作和運動技巧等問題的科學研究工作，特別是要注意對體育理論、方法和技術等問題的研究工作。

聯共（布）中央1948年12月27日的決議又一次明顯地證明了列寧——斯大林的黨對於增強勞動人民的健康和訓練他們進行勞動與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是非常關懷的。

這個決議成了每個蘇聯體育運動工作者、每個蘇聯運動員的行動指南。

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青年體育工作方面始終是黨和政府的忠實助手。

1920年，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列寧在這次會上曾發表過關於青年團任務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時，在這個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中強調指出：‘青年一代的體育教育是以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培養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者——蘇聯公民——爲目的的青年共產主義教育總制度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體育也在追求着一種直接

的實際的目的：1.訓練青年參加勞動（生產）活動；2.訓練青年武裝保衛社會主義祖國’。

在代表大會的這個決議中向共青團提出了一項重大的任務，即要求把青年培養成爲全面發展的、對於勞動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都有準備的、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的戰士。

1952年4月召開的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對開展農村體育工作有很大的意義。全體會議認真地注意到，各級共青團組織必須儘量幫助集體農莊的志願體育協會。集體農莊的志願體育協會在短短的時期內就變成了我國最爲羣衆性的體育組織。它們組織了數百萬男女集體農莊莊員和農村知識分子，廣泛地發展了體育工作。我們指出下一事實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在1951——1952年的冬季運動季節中參加農村各種運動比賽的運動員就將近有一百萬人；有數十萬人通過了‘勞衛’制標準，有成萬的人獲得了等級運動員的稱號。

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曾責成各級共青團組織積極參加集體農莊志願體育協會的工作，盡力增加體育協會的經費和物質基礎，做到使大多數的共青團員都成爲集體農莊志願體育協會的積極會員。

農村體育工作是否能够做到有成績，決定於體育工作是否和生產工作正確地互相結合。在這方面，波格列畢松區高爾基集體農莊、科雷灼波里區米亞斯特科夫農業機器站和普拉斯土諾夫區莫洛托夫集體農莊等體育團體的先進經驗就是個例子。這些體育團體把體育工作帶到工作班裏去進行，而

在夏天則在田野營中去做，該處裝備有必需的運動場。

（田野營是指蘇聯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的莊員們在農忙時爲了便於工作在田野上臨時搭起的棚帳而言。這種棚帳供莊員住宿，棚帳以外還有其它必要的設備。——譯者註）

黨、政府和斯大林同志過去和現在始終非常關懷蘇聯體育運動的發展。黨和政府曾不止一次在決議中指出過全國體育工作的缺點，指出過克服這些缺點的方法，並向社會團體和體育組織提出了中心任務。特別是聯共（布）中央在1948年12月27日所通過的有歷史意義的決議，亦即今天運動員們的戰鬥綱領，在發展全國體育運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甚爲重視農村的體育工作，並在這方面給共青团組織指出了許多具體的任務。

蘇聯體育的先進性質

蘇聯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和我們黨與蘇聯政府的政策、和我國共產主義建設事業的實際有機地聯系着。加里寧說：‘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始終是具體了解的。在我國條件下，教育應當服從於黨和蘇維埃國家面前的各種任務’（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時代出版社，第78頁）。

列寧——斯大林的黨在其教育工作中總是從這樣一個觀點出發的，即認爲年青一代將要增強和提高蘇維埃政權的威力，將要完全利用蘇維埃政權的無限可能性來建設共產主義。

體育和運動在蘇聯青年共產主義教育事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社會主義國家的體育，無論從它的任務或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上來看，都和資本主義國家青年體育的任務、組織和工作方法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因為體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完全服從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的貪暴的利益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子女沒有任何可能來保持其正常的身體發展。飢餓、貧窮、不衛生的居住條件和傳染病——這已是資本主義永久性的伴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僅是青年，就是兒童也受到了無情的剝削。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人民的年青一代因處在這樣的情形下，所以對於從事運動連想都不能想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體育場和運動場不是為了勞動人民的年青一代建築的，貴重的運動用具他們也是沒有份兒的。在那裏，一個勞動青年是找不到指導他從事運動的教練員的。

資本家們只熱心於剝削個別有才能的職業運動員，他們用野蠻的、損害這些運動員健康的訓練和比賽制度來‘榨取’為時不久的優秀成績。工人運動聯合會受人藐視，沒有經費，百般受到排擠。

資本家所以關心青年的身體發展，只是因為這是為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培養炮灰所必需的。‘每個人必須學會殺人的藝術’……‘軍事訓練就是殺人的藝術……’——這就是美國教育界（其中也包括體育在內）的‘權威人士’的典型言論。資產階級的體育運動，完全根據這種野蠻的觀點，專門腐化青年的精神，培養青年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沙文主義、仇視人

類的思想以及資本主義道德所固有的其它卑鄙品格。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根本沒有能够使勞動者愉快和樂觀、能够促進她們身體發展和提高他們文化的這種真正的人民體育。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稱為運動的不是別的，而是那些野蠻而不文明的東西，它使具有健康的社會興趣的人感到齷齪和厭惡。資產階級的體育完全操縱在那些投了大量資本於體育方面的老闆——剝削者——的手中。例如，美國觀眾每年為購買運動參觀券就要付出四十萬萬美元之多。所有這些錢都裝進了資產階級體育老闆的腰包。資本家們為了賺錢就利用廣大觀眾對體育的興趣，同時還使資產階級的青年養成最卑鄙的本能。

例如，美國報紙會非常鄭重其事地報道說，現在‘為美國每個公民所能做到的高尚的運動項目’，就是……‘吐痰’運動。原來這項‘運動’是美國全國吐痰運動聯合會所屬十四個美國俱樂部所提倡的一種運動，並舉行吐遠、吐準和吐高比賽等。

美國有一種運動是用鼻子沿地面把核桃擰到以公里計算的儘可能遠的地方去。在美國，這類的‘運動比賽’引起了被利潤薰心的老闆們所腐化了的美國觀眾們的巨大興趣。在美國，還有一種長時間跳舞的比賽，這種比賽也是顯然完全符合於美國生活方式的上述那種‘新運動項目’。在這種跳舞中，連續跳舞時間最長的一對舞者可以得到獎賞。

美國人在他們國內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裏所廣泛提倡的一種‘可以抓’的比賽，我們是想像不出還有任何其它東西能比它更醜惡和更齷齪的了。在這項運動比賽中，沒有任何比

賽規則。比賽者可以爲所欲爲：可以互相扭胳膊、扭腿，可以用手指撕破對方的嘴，可以用牙咬、可以拔掉頭髮，如此等等。並且還舉行這種所謂‘運動項目’的歐洲的和世界的錦標賽，在這種項目比賽時，觀眾們的掌聲和哼小調的聲音混成一片，在地毯上則印有血跡，比賽的‘鬥士’則發出哇哇的怪叫來。

可以想到，並不是美國的一般運動項目，如足球、曲棍球、拳擊和自行車等運動項目本身都有這些野蠻的特點。但實際上就是在這些爲全世界各國所熟悉的運動項目中，美國人也把他們所固有的野蠻性和不文明的習氣加了進去。

隊員蠻橫無理，在比賽時打架、有時還發生傷亡事故、在拳擊台或體育場現場上痛打裁判員等，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美國的運動競賽會中是司空見慣的平常事情。

在這些國家裏，拳擊比賽是最殘酷的運動項目之一。如果這種比賽不是在流血的情況下進行的，那末就被人們認爲是不成功的。

只是在1949年，在美國拳擊比賽中就打死了九名拳擊運動員，在1950年則打死了十二名。

美國運動競賽會的領導者和組織者聲稱：‘如果有一個拳擊運動員不能獲勝，那末即使他有被打死或被打成嚴重殘廢的危險也要讓他挨打到底；只有這樣，觀眾才能滿意，觀眾在下次才能再來看比賽’。

像自行車這類運動項目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變成了純粹野獸般的格鬥。例如，在美國、法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竟在自行車賽場上舉行連續跑六晝夜的3500公里的自行車比賽。這種比賽連自行車運動員自己都給它起個綽號，